𤎖嶼樓文集

鄞　徐時棟同叔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序二

先府君言行記序 甲寅

言行記者所以記吾先公言行以教誡吾先公之子孫者也時棟不幸生十六歲而孤詩禮之訓其得諸過庭者寡矣母氏之所詔諸父諸姑之所告先友之所讚揚吾交遊還見先公者之所稱道恪聽默識亦既有年曩者僭為家傳遺漏未盡竊伏自念先公本支至於今日時棟為長今茲無述後世奚聞夫嘉言懿行載在書契

固已汗萬牛而未已然而繁稱博引陳義至高而言未更端聽者求去獨至舉其先世以爲告語雖甚不肖未有不待其辭之畢者也夫言患其不聽耳苟聽吾言驟得之而色喜傳道之而口熟中夜輾轉私輒嚮往縱其集饌求易仿彿而由是反求諸身以思無忝乎斯人之子孫其殆亦庶幾矣是用疏厥傳聞與所親得由鄉邑規摹以逮庭幃瑣屑凡若干條綜爲茲錄旣日自省且詒後昆嗚呼我先公子孫其敬聽之哉咸豐四年冬十月丙辰第三男時棟謹序

葛壯節公遺札序 庚申

王君立泉裒山陰葛壯節公前後所詒書札裝潢成帙而屬余敘之

公成道光三年進士即來甯波試用守備中閒署提標定海諸營遊擊洊升至定海總兵在吾鄉最久多交遊而與王君尤親暱公札所謂分雖朋友情同骨肉者也故札中大約皆家常瑣屑營造購買諸微事

道光十七年公官瑞安副將有陳提塘者屬王君懇公乞還補戰餉公答書言海舟以椗纜斗舵爲要事而兩營額設戰餉獨少責重糧微水師不力是以盡汰溢額書識及杭甯閩三處提塘之食戰餉者降食守餉以其半補兩營勁卒半補椗纜斗舵之用力者已定爲章

程行知都守諭兩營弁兵令豈能徇陳提塘之請而亂我軍政哉雖然足下既爲之請我不可虛足下意計戰餉之與守餉歲差不過三四金爲我語陳提塘苟盡心公事我必有以報之息壤在彼不食言也噫此亦微事耳然足見公愛惜士卒雖昵交密友之陳懇而終不以私害公如此公捕盜最力以海爲家每度歲於海外荒島故諸札多言巡洋亡友湯蓮塘孝廉型亦公故人嘗語余曰公治海盜非特其勇盜畏之乃其謀亦神算也某年歲除將士方休息公忽下令集舟師入海揚帆掩旗鼓直擣某山圍其島盜方酣飲盡縛之以歸歲旦僚

屬集公署賀歲聞入海捕盜皆大驚已而公至馬前縶大盜數十付有司詰問斬之而以所得器用財貨散士卒皆叩頭轅門歡聲雷動而去或請其故公笑曰海舶最細者出某山之下近吾詗諸市而無之此其山必聚盜故漁船不敢前異時捕之徒多苦我將士又散走難盡獲歲暮其醜類必聚窟中且料我必不出不設備故可掩而盡也聞者歎服

外舅葉露峯觀察仁嘗與公同事每語及公輒歎慕久之曰公遇人有片長稱揚不容口而往往謾罵其僚屬常曰旣號稱武官乃不能殺一盜賊

國家設武官焉用此嗚呼當夷難未作公所處固宴然承平時也而如斯其竭忠盡智也今天下方用兵烽火交警盜賊四起

一人憂勞宵旰而幕烏粱燕恬熙如故簡閱久曠場圃草肥戰馬相奔逐齕臥其中海盜橫肆商賈求援於外夷江濱戰艦日糜爛無過問者余讀公遺札憶諸君話公言行不覺欷歔絫息者久之嗚呼公往矣手跡無恙也尋常弄翰之士尺牘相問訊得者猶藏弃弗失而況墨寶如此帙乎夫忠臣義士浩氣薄雲漢其留遺翰墨雖復恆言瑣語必在在有鬼神呵護者王君其勿以親

暱故而褻視之矣札爲公手書者三十有八幕中士代書者五總凡四十有三札云咸豐十年正月

重刊守身錄序 乙卯

因果家言原出於道釋而其言則儒者之言也因果之說曰爲善昌爲不善亡吾取其言以求諸二氏之書而無有也夫二氏方以高淸淨了死生爲宗旨其奚用斯言也吾又取其言以證諸儒者之書則靡不合也曰天道福善禍淫曰皇天無親常與善人又其切著者曰積善必有慶積不善必有殃非所謂因焉者乎曰羿奡不得死禹稷有天下非所謂果焉者乎十三經言理之所

以然因也二十四史記事之無不然果也我故曰因果之說儒者之言也夫既言儒者之言矣而必原於道釋何哉曰以世所稱鬼神崇奉而震懾之者皆本之道釋者也富貴利達之幸而冀之疾病禍患之惡而避之苟將哀求而呼籲焉其不於夫子之門牆而必於宮觀於梵宇也久矣舉天下所崇奉震懾之神靈一旦述其言而告之曰若為善則昌若不善則亡其不有涕泣悔悟而從之者乎嗟乎風俗日以褻智巧日以盛所閱歷而聞見者大抵損人以利己已耳恐懼修省之旨既已為陳言當此時而欲無鬼神禍福之說以持之吾不知其

安極也是故其言之果出鬼神與否不可知而旣有鬼神未有不望人之改過而遷善者也儒者之教不必盡出乎此而旣有其言雖聖人復起其必將昌明其說以庶幾乎斯人之日進於爲善也舊有是錄自感應陰隲覺世諸經以至諸善說遴而梓之名之曰守身守身亦儒言也其以名是錄者若曰苟爲善所以守此身也無爲不善所以守此身也能守其身而報應隨之矣吾友董大令盧竹讀而善之重刻其書而屬序於余余懼高明之士將薄其說而以爲非儒者之言也故揭其大旨以敬爲爲善者勸

二十里雲山館印存序 戊午

陳子子相來城西之草堂而示我以印存曰吾病痁而經年恆索居以離羣既不敢役心而滋病亦不能枯坐以養神與其妄念百起而雲擾孰如適吾心而勞身乃刻畫乎金石庶用志之不分積既多而成卷且自怡以贈君子知我爲一言吾固非爭勝負於印人吾氏陳也陳氏所注皆印文吾有慕於無已而索句而閉門閉門索句吾家四明也古明州人在道書爲第九之洞天第九洞天吾願樵於二百八十峯之下二百八十峯樵者而接跡於遺塵家鄰謝遺塵所居吾有書在高閣也吾受儆廬於先人塵書邀我共高閣自吾宦游而

歸也[桂中山水我經遊]而松菊其猶存[松菊猶存]吾補葺而居之而題以何陋也蓋孔子之所云[何陋居]吾豈無齋也吾齋曰運甓[運甓齋]吾豈無館也吾館曰二十里雲[二十里雲山館]吾更題吾齋以求放心也[求放心齋]吾要以讀書勖子孫[我有兒孫要讀書]吾將爲閒叟於甬上也[甬上閒叟]吾將爲老圃於西鄞[西鄞老圃]吾如今便可爾也吾何用畢嫁而畢婚[如今便可爾何用畢婚嫁]嗟乎萬事常如棊也倏忽而變更吾固以不著爲高也曾何有於寵驚[萬事如棊不著高]雖黃者吾口也[口不雖黃]吾守之而如瓶[守口如瓶]畦徑者吾胸也[胸無畦徑]吾防意而如城[防意如城]吾苟亦愛吾鼎也[吾亦愛吾鼎]庶吾心其太平[心太平]孫子

喟然歎曰此何以異於古者之箴銘乎蓋即物以見道而豈雕蟲篆刻者之所能吾固嘗起羞而貽懸茲吾用拜貺於良朋

集荔子碑詩聯序 丁巳

陳君子相之自粵西歸也余贈之長歌子相以坡書柳侯迎神詞石本爲報世所稱荔子碑者也往歲余於先大夫墓前爲二坊念坊柱穿中當有題字而世鮮高手因出此碑及坡書表忠觀碑集字成文鉤摹上石見者皆驚愕贊歎謂此豈時賢所能爲者二碑竝眞書大徑四五寸端莊剛健自成一家而荔子更踞錢碑之上余

嘗謂其規矩方員中有變化不測之妙旣於夏秋之交臨仿數過乃復集其字以爲聯語顧碑字不滿百其始排比離合得句綦苦旣而漸造自然成二十餘聯而余病病閒復爲之錯綜幻化奇變迭出佳妙之句有若天成初不自意何以能得此於窘迫中耶昔坡老嘗集歸去來辭爲詩矣辭字繁多捃摭旣易隨意命句屬對非難然且全用其文無翦裁錘鍊卽其意義亦頗雷同假令坡老生今日得見余所爲者其不將驚愕贊歎皤然自悔其初作乎古人不見我眞可恨也忽念子相雅人也能知之且此碑其所贈也尤不可不使知之合前後

所集得五十八聯手錄以示重念古者投人以物必有所先因復集字爲詩得二百八十言具述本事且自道其欣喜曰于是蕉與荔子是丹與黃園之自我出驅之違其方排比離合之工也曰下水來汩汩乘風入非非秋山高白鶴春風飛柳旗錯綜幻化之巧也使壽兒攜以往子相果大喜始余詩落句有云進子吟堂中子其自知報於是子相笑曰受施而不報非禮也乃爲七絕四章以答余五古爲聯語八十有四以答余所爲聯五十有八者余所集者其數聯以贈君君亦爲數聯相謝其可謂靡德不報者矣余受而讀之詩心書意淡遠高

妙點綴古語自然無痕迹蓋其運用屬對往往出余意計之外因是知造物者付人心思各如其面文章之事雖小道亦奇幻變化不易測如此則又驚愕贊歎皤然自悔其向者欣喜之過情而尤以坡老不得見君之所爲者爲可恨也明年正月子相復命仲子其章合兩家詩聯書小冊贈余是亦不可無報也故序其事書以貽之

己巳

新刻萬季野先生明樂府序

萬君乃鄞季野先生八世從孫也同治七年以先生明樂府示余余出藏本爲校勘之明年以示陳君魚門魚

門爲之付雕蓋將盡刻其先世遺書而以是書爲先聲耳

國初多鴻博碩儒先生稍晚出而與爲眉目若史學則未有能竝駕者顧諸老著作焜燿海內至楮敗木湛而先生成書已刻者不過三數種其洋洋大編史稿則王氏攘之禮考則徐氏據之樂府固先生少作不足以窺其底蘊而經當時諸先生序論之後亦若存若滅積二百年始付剞氏可幸又可感也同治八年六月望後一日里後學徐時棟序

吾家藏本較此本多删節余疑出先生手定乃鄰鄭

重遺文但依余本次序而不敢以節本付刻亦孝子慈孫意也然有一事當證明者此本刑四手火燒頭二首余本皆無之火燒頭詠建文出亡事絕不作一疑詞他日乃極論此事誣妄潛研集中有先生傳詳記其語蓋先生少年以遜荒爲眞旣師棃洲棃洲力闢之先生亦遂變其初說然則此首爲先生手汰可知事之有無信不易定

欽定明史亦兩存其說特先生一家言不可使之兩歧也故特識之以解讀者之惑至刑四手一章或以其廉而近酷跡涉沽名故删之耶是則未可懸揣者矣

時棟又記

願學堂詩鈔序 庚申

自論詩以神韻爲大宗百喙附和而枵腹可以爲詩人鉅子者由依據其說而稍變之刻酷情狀以爲工街談巷語闌入一切以爲掇獲而於是溫柔敦厚之教蕩然盡矣吾鄉王筍石先生無詩名乃其詩則所謂無媿博雅者也先生少習舉業稍以餘力事吟詠壯隨兩兄奔走戎馬間游覽山川閱歷情僞詩境爲之漸進兩兄罷官已復歷試不得志又遇火室所有窮愁日益甚讀書日益苦兀坐常隨緣室中點勘鈔纂滿屋皆書堆客至

斂以遷他所然後可坐乃以其所浸淫醞釀者爲詩而其詩遂益工顧先生之爲詩也既華之以卷籍又沈之以思力奥折之以門徑時輩讀其詩至相視茫然或稍稱少年之作而不知非其至者故著作千餘篇終老無詩名雖然當家自爲集之時而先生獨以多讀書提唱風雅啾啾百鳥忽見孤鳳俾後生小子接其流風知空疏弇陋之不可與言詩而指歸博雅則先生爲功於詩教甚大抑何患無知者乎時棟於詩學所得甚淺然頗知愛先生詩辱先生知我嘗召我往論之不果先慈陳太宜人年五十先生賦五古爲壽將謁謝面叩旨趣而

先生遽歸道山伯子東澤屢以集序見屬未讀全稿諾而緩之今方宦繫西安仲子雲于刊刻告竣以兄命申前請噫先生之詩其得爲大宗與否非敢與知而根柢之學不可誣也故備言之以質諸世之善論詩者

刻寄愁草序 庚子

冶師鍾雲扉者吾鄉之詩人也少時承箕裘煅鑄爲業一日聞鄰家哦詩聲躡足聽之以爲非難能從而效之略得其彷彿於是竟日爲之以廢其業無何託鉢西去渡長江走白下抵雲間賣卜臨安數年歸來囊空無一錢倒篋而視之則西遊詩稿纍纍然一巨束也其後復

理故業而爐烟炭爆之中時聞吟聲窮愁憂思之感於內山川風物之觸於外家人故舊哀樂悲怨悉寄諸詩愈積愈多合前後手自芟定去其十之八以爲寄愁草而自序之余生後雲扉幾四十年雲扉與余爲忘年交每過余必袖近作顧抑然自下不敢號能詩余屢索其稿數年不報今秋始攜來因擇其尤雅者約爲二卷以備甬上布衣詩之一種而付之劂氏始雲扉以詩交某廣文已而爲所累縶於官經歲得脫既出歎曰我冶師也而爲詩人獲罪宜也於是誓不復爲詩久之則又自笑曰吾除夜子身在囚中忽憶去年所作老闈詩景狀

宛然得勿所謂詩讖者非邪無亦事果有前定不可逭邪於是復爲詩不輟噫怨而不怒何其厚也雲扉其信能詩者邪雲扉其進乎詩人者邪道光二十年九月序

重刻遊杭合集序 乙丑

道光丁酉余同徐君遠香赴省試遊覽湖山各爲韻語明年合正於吾師馮雲伯先生先生爲論次而序之既付剞氏遭亂板燬而印本倘有存者回憶舊事逮今將三十年少時遊戲之作有無聽之可已顧念先師之評論亡友之諷詠不容沒也且遠香之詩幽雅新秀亟爲吾師所賞而所謂留烟稿者遠香自言來吾家烟嶼樓始留詩稿故名留烟稿

其子楚亭明經付余藏弆而失之祝回則是區區者尤不容沒也抑又可念者己亥客杭州嘗寄邵又橋札云前年遊杭成集此行則西子湖頭裹足未到惟舟泊百官渡口有句云客篷小泊蘆花雨賣酒船從別港來得此十四字差足告知己蓋相去一二年遊興已不同如此其後屢渡錢江在省或數月或數日常常無詩有亦不過一二篇至庚戌遭大故絕意進取閉門不出矣嗟乎丁酉之遊樂矣窮名勝則可以忘歸撫慈線則自悔浪跡此集之卒所謂客遊雖云樂無事敢輕出者也庸詎知一爲鮮民幷此有方之遊不能再得然則前塵如

夢雪泥鴻爪亦竟不容遽聽其浮沈也重刻既竟漫書卷端同治四年乙丑一月徐時棟同叔甫書於城西草堂

閏重三夜聯句詩序 辛丑

辛丑之春連雨不止每逢節候苦無佳日二三子赻嬉遊之樂皆離羣而索居於是閏三月矣重三之日天和氣清足舉風浴之典何君韻仙始招余兄弟出遊復同訪陳君子相王君樯雲相與徘徊歗傲恣意爲懽日既暮問沽於酒家而烏君釀仙者酒人也召之俱既而同來烟嶼樓出家釀重飲已盡不盛而諸君皆得其樂當

是時酒無監史語不忌諱夜深坐久聯韻爲詩以紀其事東方雖白豪興未衰回念上已之日陰雨冥冪殊使人獨居寡歡得今日之聚足以少補前歉夫天亦甚悔良時之輕擲而又重哀二三子之不能盡致也故一暢其風日之美使得游衍里陌共樂生平而吾黨復窮極其意更爲秉燭歡以破昔人苦短之惑於是乎可以無負矣詩成其得一百五十言庸序之以示同好道光二十一年閏月既望

和天台三聖詩序 甲寅

三聖者寒山拾得豐干也釋氏據唐台州刺史閭邱嗣

所撰詩序謂寒山文殊拾得普賢豐干彌陀也故曰三聖也唐人傳寒山詩三百七篇拾得四十八篇豐干二篇元之季年四明釋子梵琦字楚石者嘗並和之

國朝康熙閒益州僧福慧字野竹者復和之彙刻成卷得千餘篇故曰和三聖詩也三聖詩世多傳本而琦公首和則有繫於吾鄉詩事也故存之也梵琦象山人母感異夢而生小字曇曜泰定中住海鹽福臻院入明孝陵嘗徵至京師賜衣鉢放還工詩所著有北游鳳山西齋三集士大夫交口稱道以爲駕古昔方袍而上之而此卷及淨土詩則又爲強弩之末也當是時吾鄉噩夢

堂文章名天下以緇衣擁皋比奔走士大夫傳授文法而琦公以詩鳴此卷雖以提唱宗旨醒勸塵濁爲本不足見能事然或使昌黎譜小說少陵鼓盲詞其大力真際即游戲三昧中要自有洒洒然不可及者所謂三聖者姑勿論而野竹非其匹也咸豐四年八月二日

燕喜集序 辛丑

道光辛丑母年五十六月下旬逢母帨旦上自邑侯逮於同學錫我詩詞三百餘篇再拜登受以獻以歌昔母自陳來歸先公襄勸於室繼德元配佐政廿載先公云亡勞勩十年以逮今日髮白齒落未肯少休俾我兄弟

得讀父書惟是纂褒莫慰聖善朝訓夕誡罔底於成賴
茲篇什彰我壼德敬謹集錄冠之序頌其册後先别以
體裁同體之中略爲序齒繕書告成總十四卷敢拜嘉
貺用志弗諼

烟嶼樓文集卷二

男隆壽平甫校字

烟嶼樓文集卷三

鄞　徐時棟同叔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壽序一

王筠叟先生八十壽序 戊申

某久耳先生名自成童至今餘二十年未嘗一請謁之也於稠人中兩見先生溫厚端重不苟言笑而方以賓主雜遝末遑一晉接之也今先生年八十矣長君引孫辱相去來謂某宜有記年之作往歲先生重遊泮宮將聲以詩不果今不得辭也先生弱冠補弟子員既而以筆札佐大吏客遊三十年洎毋太夫人春秋高歸受郡

邑大夫之聘者又二十年壯時業儒科連不得志循例得博士官亦無意進取吾師史侍郎視學浙中拔長君貢太學次君爲名秀才諸孫皆稟承家學有聲先生里居有義舉率以倡所興建修復甚衆晚年由蛟門來寓甬上頤養天和杜門而謝客矣始錢唐梁學士以書名天下先生客杭州最久得其神自歸里門求書者踵相接得古搨本及前輩手蹟非先生賞鑒不貴新刻一二種出取觀之必有先生跋尾學士晚年書漸造自然先生近所作殆過之某於先生旣未嘗親納屨之役不足知先生稍學作字先生嘗語其長君謂不妄顧未能窺

前人藩籬亦不足知先生之書而獨於不知先生之中心輒愛重謂非凡龍所可及者蓋某自成童至今餘二十年凡學士大夫之言論里巷流俗人之傳說登乎人口而入乎吾耳者未始有華言風語私議先生夫自好之士何至以嫌私干物議然而形不與影期而影生於形聲不與音期而音生於聲十倍之聲價招衆口之謠詠至捷也而乃以日接當道之身時有所建白以至於六十年之久而翕然稱長者無異詞夫急於見世者固其意將有爲好議論人短長者其言未必不奇中慷慨自負悠悠之口會若無足以動其心一旦遇老成人以

溫厚端重之度相與周旋不自意未然而氣沮矣然則天之以大年畀先生者殆所以留耆德而式後進者也在
朝廷爲人瑞在鄉黨爲人師某雖不材尙有志於寡過他日摳衣隅坐乘恩先生儻亦引而近之乎不腆之辭固將以爲蹇修而終不足以知先生也

范雨叔先生八十壽序 癸亥

時棟年十五始交范子邦棨出西郭拜其尊甫雨叔先生先生年四十餘接物和厚藹乎可親會其仲兄緗芸先生爲楚南牽先生往佐治八年奉母湯太宜人以歸

旣歸復以舉子業爲人師嘗館吾家敎誨諸從子其後先生家居讀書課孫由然自樂八九年來時棟遷居城西與先生密邇去來尤數蓋自始見先生至於今三十有六年而先生之年則旣八十矣同治二年六月五日其生日也邦棠將洗腆稱慶而先生賦詩有屛障娛親轉失眞之句於是邦棠來草堂言曰命之矣雖然紀年之作遞十年而一爲之非所敢已也抑爲之而以飾辭是猶畫師寫吾眞而貌他人也則失眞孰甚乎不工諛言而吾父尤愛子文章子爲之其必不拂吾父意乎今夫大年耄耋是人之所欲也然而雖聖賢亦難之何者

富貴可俾致而壽則天也乃至於先生則固若有可豫決者先生年二十六受知於劉侍郎入郡庠浮沈弟子籍中垂老始得充貢同學少年先後取科第登仕版而先生以世宦子孫身廁華膴在貴介之列乃夷猶今古視人世名位烜赫壹不足以動其心宜壽一也生平不妄名他錢束脩所入以具甘旨不足則以德配鍼黹佐之其在楚也錢穀出入主自先生先生謹身節用未嘗以苞苴請謁累其兄清廉八年於外蕭然歸橐宜壽二也始娶李孺人卒而繼之以仇仇孺人生邦棠而病嗽粥麋臥牀簀者踰四十年先生相敬如賓不啻姬媵夜

定趺坐養氣爲導引之術故年旣八十須白童顏持杖而出曳杖而行見者私計其年殆五六十耳宜壽三也待人甚和販夫賤子必禮貌之無疾言遽色與時輩商榷經義尙論史事或故執一解持一說難先生先生頷而受之雖固知其不可勿辯也嘗曰毋多言多言損氣宜壽四也身不謁當道名不入公府足不履市井數十年來風俗彫微叫囂奢靡之習盈乎目機械變詐之巧盈乎耳先生節樸敦厚不改往昔胸無町畦肫然誠愨以身教敎子孫時棟和先生詩有云此老生平但率眞紀其實也宜壽五也且夫范氏先故多老壽自先生本

支考之有明一代世以碩隱爲甬上耆舊遞入我
聖淸延平守肇山先生生泰甯宰訥齋先生生泰甯生商
河宰西屏先生商河生朔州牧半村先生朔州生贈石
門宰巢雲先生是爲先生之父五世夫婦茲享高年或
七八十或九十餘無六十下者箕子陳疇以壽冠五福
若是乎其難之而范氏獨世享遐齡若早受左券於天
也者而況絕嗜慾而養心氣如先生者乎時棟生五十
年矣十六而孤三十七而爲鮮民微獨不佞雖吾昵交
密友相伯仲者亦尙有一二嬉戲膝下而樂俱存者乎
而邦棠長我二年如天之福戴高履厚此誠生人遭際

之大幸而吾黨之士所爲額手而同慶者也邦棠潔脩
奉養兩老人顧而樂之歡喜堅固將爲世壽范氏破期
頤之天荒而先生以巍然大老表正末俗使吾儕後進
與拜其賜是則私心頌禱即時棟所以諾邦棠作紀年
之意而固非尖頁之諛言也

陳餘山先生八十壽序 丙寅

同治五年餘山陳先生年八十七月望日其生日也士
大夫暨門下士若郡縣俊及爭獻詩歌壽先生累百十
篇公子楚湘與先生之甥黃君叔元來草堂謂時棟宜
有詞序壽讌謝不獲則請略舉先生生平而以私意所

歎望者一覷縷之可乎先生少隨宦汀州受詩教於其尊人梅岑先生年十八而孤潦倒困苦授徒自給十年而中鄉書爲東西南北之人者二十年而出宰關中關中少壯縣先生歷親四篆尤民貧地瘠劬勞鞅掌往來南山北山閒又幾二十年而宰省會未幾遷判廳又未幾擢同知而年旣七十浩然歸矣今夫責神倕以斷大木强庖丁以割雞此其不齧指棄刀而遁者幾希何則所挾者大所使者小而用違其才也先生具碩礧之才充之以詩書老之以閱歷而又曾益之以空乏憂患不出已耳苟出而稍拂拭之將必一展布其蘊蓄爲

國家用而乃畀之以區區簿書錢穀之任任之至二十餘年之久是殆將有傲然不屑者耶抑姑與之浮沈焉而固有不能釋然於中者耶而先生循循勤施所至問疾苦救災患修廢舉墜凡百就理又皆爲之興書院育其俊秀而親敎之士民相見塈欣欣然若家人父子或治劇邑下車淸積訟剔宿弊與之更始不數月而訟庭蕭然哦詩對酒幾忘其身之在風塵期會中矣於是兩山之民相率頌德政建生祠其大吏亦以卓異聞諸

朝及

文宗顯皇帝登極

詔廷臣舉所知而恆侍郎宜亭方由陜藩貳刑部謂先生悃愊無華獨以一縣令登薦牘

上俞旨召見僉爲先生慶知遇而微惜其太晚而旣而先生應

召入都矍鑠如壯歲又皆爲之欣幸乃甫見遷擢旋解組去始不以卑官爲鄙夷繼不以暮齒戀華膴其仕其止隨乎分而安之而後歎先生之學養固自有未易幾及者也先生旣以高年歸里門少壯朋輩落落晨星顧舊姻若鐵峰張先生老友若竹人陳先生皆健飯無恙年相若也居相近也先生每晴日過訪白髮朱履扶杖

緩步行市中兒童讙呼市人爭讓道後輩或識或不識卒旁立垂手肅肅問起居視其去既遠而後敢行蓋在關中爲民父母而耆德之重於鄉者又如此時棟年二十始見先生詩而愛之於後兩走京師過陝右士輒稱先生爲循吏近十年來時獲陪里中游讌和藹靜默恍穆然對三代彝鼎嘗私竊謂如先生者德言既立宦成優游天殆欲以林下一老映照四明以矜式其後生小子而賜之以耆耋大齊而未有艾也不腆之辭聊述先生之才之遇以至其學養以答公子之請而佐其奉觴一日之歡抑先生詩宗也然而繼雅之集沫誦萬口有

諸先生之序在無俟乎贅也

張鐵峰先生八十壽序己巳

天生億兆必畀之以所以生之祿而才與福每靳之才與福是億兆之所希冀請禱而實大造之所珍祕者也求其一之畀而難之而況能兼有之乎乃觀於鐵峰張先生而竊歎其得天之獨厚也先是小峰都轉鼎輔守武定會山左有捻匪之亂積勞軍中去歲亂平被恩命超擢將大用而都轉謂來歲先生年八十循例乞歸養今春與諸故舊相見即屬時棟序壽讌時棟辭不獲則請以先生之才之福爲上壽賓朋一陳之可乎先

生少隨任在外弱冠歸里應童試太守卽歎爲奇才貢優行成均得教習旋與浙賦入都分敎黃旗生爲一人年高請假歸來以脩脯潔養久之賦麥義而先生不復出矣遂乃壹經考史下帷著書若詩書周禮若漢書皆粲然成卷始與陳丈漁珊撫王伺書遺文而譜其年繼與王丈履軒訂全太史學案而搜其闕其他枌社掌故輯孱正譌各有專書而尤注意於水利往者慈谿與吾鄞爭塘堰當道誤讀沈文恭碑記幾誤判先生斷沈記屬讀句箋字釋而上之當道憬然悟得無更變邇歲鎭海爭錢湖請諸省將鑿山濬下流省胠其言幾可之先

生驚曰是將盡錢湖之水而涸我鄞渠者也手爲圖說約同人共持之以白之省事遂已此二事皆時棟所與聞而實則修補開濬先生之盡心力於水利者已數十年而此其略也擅科舉之學而教在及門殫著作之業而功在文獻任敷治之勞而利濟在鄉國美哉淵淵乎先生之才之閎也先生以博學厈畺先生爲大父以循吏雙湖先生爲之父以純孝王太夫人爲之母焜燿載籍旣極家世之盛生三子伯子都轉與仲子詩農觀察庭學同榜成進士同入詞垣是歲先生適游京師下車數日而榜發親見兩子赴

恩榮宴一時同年生問先生在都相率求謁見羅拜旅邸又旣而季子聘廬司馬 瑞梁 復中秋榜於是三十年中三子並繼先生登賢書科名之盛又爲近世所希有而諸子率稟家教出才力爲

國家用都轉觀察後先以軍功

晉秩

賞戴花翎司馬亦以勞績

授縣令得優敘至其諸孫雖年少皆績學能文章或在庠序食旣稟有聲蓋數世以來文學政事之美科第位望之顯綿綿延延方興起未艾而先生一身自上承祖

訓至下課孫曾中閒歷際盛事疊受

封誥安樂寵貴頤養大年美哉洋洋乎先生之福之侈也今夫十室有忠信吾豈能謂宇宙之未嘗有才也哉然而境累之而身困之天若將使之有所表見而又若故掣其肘使不得盡其才是其爲才也則遏而用之則窮少任子而晚封公安富尊榮則豈不福矣然而智短計絀能飲酒食肉而已天若福之以口體之奉以娛其老而姑置其心思使無所乎用之是其爲福也則豐而享之則庸先生身處華膴而安之如寒素年登大耋而精力不少衰耳聰目明著書不已乃者有事縣乘先生

以河渠書自任時棟與諸君子方隨先生後共事丹鉛而先生復以向所聞見紀錄者益我羽毛齒革又得拜波及之賜以底於成夫才而窮福而庸吾固已惜之而億兆猶難之而天猶靳之才未必皆福福亦自掩其才劉將孫雖不能文其言則古今所同慨也天下同文集序中語乃至於先生造物者遂羅列其素所珍祕之通才豐福一任先生之予取予求而久久而不之瑕也此吾所由重歎先生之得天爲獨厚也予弟時櫟出先生門下以是兄弟時得親杖履而徧交其三公子於誼甚親故因都轉之請也而爲是不腆之詞若乃德行之高福壽之遠

諸君子必有覼縷而爲先生頌者不贅述也

徐曙峰七十壽序　戊辰

去鄞治百二十里曰徐杜隩者吾友徐君曙峰之所居也始道光二十二年君之尊府陶園翁年七十君來乞余文爲壽越十有七年當咸豐八年君之季父戴初翁年七十余又爲文壽之又九年爲同治六年而君年七十矣君生以九月望日會來歲一月當取孫婦其子艮珣艮珩將以其明日洗腆用酒而循前事來請序余諾之未爲也無何君知之作書貽余其言曰鬧兒曹乞言於是下若鄙意則以爲不然吾翁之七十也君爲我序

之沒固不敢忘今吾及此年而析薪負荷行詎遠不逮先人不足序一矣兩兒服田力穡雖不安於惰農而較我又弗如不足序二矣少小力學作文不甘居人後數十年來無可表見者不足序三矣爲人教子弟幾半生未聞有所成就不足序四矣生平頗有一二事在人固顧亦自好之士所優爲未堪爲足下道不足序五矣足下序人行多矣固不肯爲諛言亦必即其人生平鋪張之今以僕之無所短長如此足下雖雕肝刻腎工爲文章又豈能狀無鹽爲施旦耶不足序六矣且吾所以不願足下之序我者更有一二焉今夫壽讌之詞非定論也

當其時作者即小以見大由一端以推其餘極意獎借於其人猶仿彿似之又其後血氣衰矣縱不至日暮倒行而百計憂子孫者比比皆是瞶眊聾𥌒乃適與向者序中年高德劭之語相正反作者以失言悔之受者以改行媿之是不如當時無序之爲愈也不願一也夫此猶操之在我者也以僕自視當不至是即足下亦當信我乃至境遇之操於天者或久焉而其晚景不必如向者序中之所頌禱是亦不如當時無序之爲愈也不願二也夫以不足序之六益之以二不願其不必序明矣然而吾意則亦有不能無求於足下者山中詩派木元

虛賀季眞遠矣自宋而元明至於我
盛朝高人逸士以篇什酬贈者接踵相望數十年來首
沈響遏而僕竊不自揆時好爲謳吟冀自附於古作者
積久得百五六十篇裒之爲存存軒詩草此則近時山
中所寡有而吾自以爲不猶乎人者也昔婁江崔不雕
乞集序於吾鄉姜湛園謂古人汲汲於相知冀一遇不
可得幸得之而不能得其一言可乎今吾詩諒不及不
雕而足下則今之湛園也託乎相知既遇而幸得之彼
不雕之所望於湛園者足下倘有意乎君之言如此於
是載初翁年七十九矣聞之謂珣玕兄弟曰若翁之言

非也夫以區區徐杜隩而舍人集中有七十之序三焉不將使後世視我爲壽國乎爲我語舍人不爲序則已果序之必序七十勿序詩也既而珣玕來以其父書且述其叔祖之言而難之曰乞壽言乎吾翁之言如此乞序詩乎吾從祖父之言又如彼吾笑曰是不難夫乃翁之言達矣抑其言退然自下而思之甚深此有道者之言也吾方將觴其言以告夫世之好面諛者柰之何而不序其七十也若乃翁之詩吾固嘗見之吾且嘗和之而未得其全也老去律細他日手自删定而以存存軒全集示我先睹爲快吾又當爲乃翁序之求一得二試

歸語乃翁其必撫掌而大笑也乎珣珩兄弟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因書之以爲徐君曙峰七十壽序

封振威將軍穀亭黄公六十雙壽序 辛未

天中興我
聖清俾撻伐彰
天威基祥於億萬世則必生策勛佐
命之臣而其臣必稟承有自來受諸家以效諸
國而後乃對揚
皇庥拜
恩寵及其所生猗歟盛哉此豈偶然者哉史所稱名將

通侯若賈粲道兒時即爲大人所異決其必爲將率口
授兵法而羊稚舒參軍事其母辛夫人戒之謂軍旅之
閒惟濟以仁恕以古況今則
誥封振威將軍甯鄉黃公毅亭暨德配
誥封一品夫人李夫人足娓美而無媿色者也於是公
子芍巖元戎既平粵寇奉
天子命自八閩來開閫吾兩浙整頓其軍伍而惠慈之
和厚其僚屬而督敎之卒乘輯睦僉愛戴元戎謂近今
所寡有乃者同治十一年封公與夫人年六十矣元戎
寅佐相率製屏障爲壽而參戎羅君春亭以胡提舉貞

筆所爲事略徵不佞書識之詞其略曰封公秉性純厚至行尤惇篤事親孝敬愛其三昆數十年如一日待友朋以誠里黨或紛爭不能決輒踵門相告一言開解之皆歡然信服以去咸豐二年秋粵賊犯湖南急攻長沙郡縣戒嚴是時元戎年未及二十封公知其才命之曰男兒當建功業爲

國家用今省城被圍而優游鄉里非夫也行矣勿念家室夫人亦慰勉而送之元戎始入趙方伯軍中每戰輒奇捷於後征楚討粵所向披靡時或以便道歸省必勖其勠力行閒久之今恪靖伯左公統兵援浙元戎與之

俱來戎馬倥偬歷皖江閩粵遊桑梓既遠封公又時以
書爲誠勉十餘年間東南底定粵寇盪平元戎以功級
受
主知累官至提軍
錫命服
賜勇爵名震寰宇而封公與夫人亦
晉封至一品然封公不以既貴而驕倨也宗族鄰里有
公事任勞如其昔贊助義舉尤樂而忘勸邇歲董族人
葺譜牒倡修里中柳溪橋其門外故通衢也道路傾敧
十餘里出貲繕治之往歲未穫而湘中穀價踊貴貧者

不得食則出其藏聚賤賣之凡封公所爲多此比類云

胡君之言如此此天知元戎之足以戡定禍亂而使之從軍而卒建功業古所謂知子莫若父者實幸不得專美於前矣雖然元戎以戰功崛起田間爲

廟堂功臣此豈特封公與夫人之教有以成之抑亦其先世固有隱德未燿者耶而封公復好行其惠既貴不怠以德世德其德滋大昔夏侯勝謂有陰德者必饗其祿以及子孫其言既於封公徵之而後漢書又稱何比干有陰德神人出懷中符策九百九十枚授之曰子孫佩印綬如此算然則黃氏之德長矣封公之繼德宏矣

元戎之勛名始甚之矣而殆猶未也不佞浙東下士也

嘗殯池告警之時閉門憂懼寇至竄伏山中未嘗學軍

旅不敢以一策干當世櫝竊聞

朝廷命將告捷則額手忭舞頌

聖主得賢臣而問諸將姓名心識之以是耳元戎名甚

久及元戎秉節鉞涖茲土雖未獲謁軍門望見威儀而

數年之閒備稔其修舉戎政又私爲吾兩浙幸今讀胡

君事略然後知元戎之得力於庭誥而封公與夫人之

疊膺

寵命遐受多福者良非偶然不佞因爲元戎之請得以不

腆之辭附名於稱觴諸君之末是亦文字之榮也敢拜手而爲之序

陳子相六十壽序 甲子

於是吾友陳子相先生年六十矣昔吾先人交尊府最密伯兄與先生同學於張丈廬香及先生以選拔充貢是歲余始爲弟子員同出史侍郎門下其後先生館吾家吾季弟兄子爲之徒又其後余居城西密邇先生又使諸兒往問字三世相親暱如此今茲記年之作固當吾爲之往歲余年五十先生既賦詩四章復爲文壽余是尤不可以無報也世之稱先生者吾聞之矣少年爲

名諸生
廷試第二授縣令而驅車至粵西遽拂袖歸隱既歸撫
軍以下交起之謝不就乃者朝臣疏其名以薦
上俞旨勤問而先生恬然無出山意若是乎其高也交
遊徧郡縣老屋數閒戶外屨滿先生接之自士夫至負
販無二色好獎借後進自其弱冠爲經師從學日益衆
隸弟子籍者千百計諄諄循循無有所鄙薄工書法求
之無貴賤立應或重其名乞爲之書別籍要約亦笑而
諾之若是乎其和也夫高者傲物和者同流此其德恆
相反而其弊常相成獨先生兼之無過行此舉國之所

以稱願然也而余則謂此皆知先生而未得其深焉者也夫苟將不仕以爲高則不如無計偕捧檄之爲尤高也夫先生豈辟世之士哉當在粵也自念寡兄弟而二人已老吾得祿爲養事將有不可知者以是決計歸里門不一年封公捐館舍於是壹志事老母收硯田歲入以爲潃瀡太夫人耄老苦風病懽樂受色養者二十年而後考終假令先生濡滯粵西或受聘浙中二十年之久夫豈不足以躋顯要而榮白髮然而鐘鼎之危如之何其易菽水之安耶板輿之勞如之何其易衡門之樂耶至於邇年則旣已鄉飲稱杖者如之何其復出而爲

選人耶江南之
命雖下其無志於應
召宜也而顧以是高之耶且夫高之名非美德也不能
乎中庸而矯而爲此者也以挂冠歸養爲高將無竊稱
而去者皆中行耶余之交先生也三十有餘年矣嘗試
與之論古今人材以下至尋常屠沽者流涇渭判如也
又與之論事機成敗洞如也夫知人也疏則與人也濫
見事也遲則議事也訥而先生之於人也若更無有可
否而於我乎靡不可親比者權度在其胸而輕重長短
不易自其口出此殆數十年學養所由致而不惟是和

之貴也然後知高之弊傲物而先生固非好爲高者也和之弊同流而先生固非一於和者也是乃吾所以知先生而自謂得其深焉者也一月二十七日先生生日也老妻賀於室五子率諸孫拜於堂是日也三黨交遊暨其弟子若諸子之弟子酬歌歡笑斟斚於其庭則試以吾言示諸君諸君且以爲何如若還以之質先生我知先生必不然吾言何則世以高與和稱先生先生猶遜然謝不敏而況乎其更有進耶

烟嶼樓文集卷三

男隆壽平甫校字